

见证黄泛区历史的老照片

■李郁

这张照片已61年了，黄泛区农场离休干部吴显明一直珍藏着。看到这张照片，总使他想起青年时开垦、建设黄泛区所付出的艰辛。

1950年2月，中央组建黄泛区复兴委员会，陈云任主任。接着在省会开封成立办事机构——豫皖苏黄泛区复兴局。河南省省长吴芝圃兼任局长，安徽派赵一鸣来河南任副局长、河南派路岩岭任副局长。3月，黄泛区复兴局迁西华。复兴局下设机耕科、农业科、宣教科、财务科、医疗队等。机耕科下设机耕大队、修配厂和油库。

1946年夏到1948年7月，联合国救济总署中国分署河南省办事处和中国政府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共同举办5期拖拉机（当时叫曳引机）训练班（同时大面积垦荒），复兴局机耕大队的驾驶员及维修人员主要是来自这5期中的学员。机耕大队下有4个分队，分队长都不是党员，上级给一、二、四，三个分队各任命一名指导员，指导员都是党员。

1950年11月，垦荒工作基本结束。复兴局成立以来大家同劳动同生活，团结得像亲兄弟一样，年底了都想照个相留念。于是大队长赵玉清到西华县城请一位姓胡的人来到他们当时的驻地——西华县城西北十里地的护挡城，给他们照了相。

前排左二是王庆荣，鹿邑人，机耕大队一分队队长，河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毕业，拖拉机训练班第一期学员。他1956考上副博士（研究生）离开黄泛区农场；在武汉上5年学，毕业后到许昌农场工作，仍健在。

后排左六是李自修，河北沧州市人，机耕大队二分队队长，抗战期间在西北联大农学院学习。毕业后参加了首期拖拉机训练班。李自修英语水平好，能流畅地和担任拖拉机培训的美国人对话。

黄泛区农场成立后，他在第二作业站（现在的分场）当副站长。后到南阳板桥农场任办公室主任，已去世。

后排左四是纪学焕，当时是二分队指导员，江苏宿县人。解放战争时期在军队是首长的警卫员。解放后在省委机关工作，1950年1月，上级派他到北京学习开拖拉机，回来后在复兴局工作。黄泛区农场成立后到保卫科任干事，后任保卫科长、农场粮食局局长。上世纪80年代调到周口地区粮食局工作，退休前去世。

后排左二是吴显明，1946年毕业于汝南高中毕业，当年底在开封考入第三期拖拉机训练班，复兴局成立，任机耕大队三分队队长，不知什么原因，局里没给三分队派指导员。

后排左一是李东侠，夏邑县人，机耕大队四分队队长。陕西汉中高中毕业后考入拖拉机训练班第二期，结业后担任黄泛区复兴队支队长。黄泛区农场成立后，在一耕作队（现在的一分队）任副队长。后来调到第四耕作队。1954年春调中牟农场当机务科长，在那里被打成右派后调正阳种猪场当机械修理工。平反后任正阳农机局副局长直到离休。

前排左一是张富荣，在部队当过连长，解放后在省政府机关工作。1950年1月在北京学习农业机械，回来后到复兴局工作，是机耕大队四分队指导员，1952年从黄泛区农场调走。

后排左三是康存林，禹县人，机耕大队三分队拖拉机驾驶员。黄泛区农场成立后，先任第三耕作队副队长，耕作队改为作业站后任第一作业站副站长。许昌建八一拖拉机站，因缺农机技术人员，被调去当拖拉机队副队长。后调到邓县拖拉机站任副站长。已去世。

前排左三是赵玉清，汝州人，



曾在部队任营长。复兴局组建时任机耕大队队长。黄泛农场成立后，曾在窑场当场长。1954年调河南省民政局工作，1962年到卢氏县任副县长，后在县人大主任任上离休。1998年去世。

照片上写的是“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复兴局机耕大队分队长以上干部摄影”。实际上照片上的人也不全是“分队长以上干部”。

后排左五是姜涛，新乡人，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成立的行政院善后救济署河南分署工作，照相时是复兴局机耕大队会计。后调到桐柏县工作。

前排左四是吴秀花，山东人。赵玉清在部队时和她结婚。她在机耕队是卫生员。照相时她是大伙动着推着把他夫妻安排在一起照的。后来她随赵玉清到郑州、卢氏工作，离休前是卢氏县人民医院院长。2001年去世。

照片上赵玉清抱的小孩叫赵雁征（1947年生），是赵玉清和吴秀花的儿子。赵雁征退休前任卢氏县司法局局长，2008年去世。

照片中机耕大队队长和四个

分队长都到齐了，3个指导员缺一分队指导员郑铁山。郑铁山当时虽说年纪不是很大，却是个资历很深的老干部。因未向组织报告、未经组织批准谈了对象，从省政府下放到复兴局，任命为一分队指导员。但他很少在一分队，多是在西华县的都城岗看护复兴局的油料库。当时因交通不便，没能参加这次照相。黄泛区农场成立不久，组织上就调他去上海了。

就在照这张照片后的一个多月，成立不到一年的豫皖苏复兴局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在复兴局基础上成立了黄泛区农场，他们都成了农场职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关黄泛区复兴局的实物已是一件难寻，相片上的人仍在黄泛区农场的也只有吴显明一人了。

他们青年时代都在黄泛区的土地上流过血流过汗，做过很大贡献，在工作中所凝结的深厚友情，使吴显明永难忘怀。每当想起他们时，吴显明就看看这张保存了60年的老照片，回忆他们青年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场的激情岁月。

太康县“打锅申族”的来历

■程俊松

在河北、河南、山西的交界处有一条漳河。漳河两岸跨着三省的几十个村庄都住着申姓人家。申氏在这一带是旺族。每逢春节，申氏的族长家里就供起一个铁罗锅片儿，全族的男女老少都要向那片锅片儿烧香、上供、磕头，把它敬为祖先。这儿的申氏人家为什么要敬铁锅片儿呢？

元末，由于战争，中原广大土地上人烟稀少。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派大将徐达驻兵山西洪洞县老槐树下，往中原移民。一开始，徐达在洪洞县的老槐树下宣告：每向中原迁一口人，发给十两银子。有些穷苦的人为拿到银子，自愿到老槐树下报名东迁。谁知到了河南、河北一看，尸骨遍地，不见一户人家，就又偷偷跑回老家山西去了。

徐达一见，马上采取措施，在洪洞县挨门挨户登记，凡兄弟两个的走一个，兄弟三个的走两个。名字登记了，可人也跑了，还是没人愿意迁往中原。徐达又心生一计，帖出榜文：本官发放免迁证三天，不愿离开本乡故土的，三日內到老槐树下领取免迁证。超过三日没免迁证的，不论兄弟多少，一律东迁。

榜文贴出后，一下子就有十多万蜂拥到洪洞老槐树下。徐达悄悄下令三军，把所有的人包围起来，不论兄弟几个，也不论年纪大小，把每个人的右脚小趾指甲剪去一块儿作为标记，并用绳子拴着手指像囚犯一样押解往中原去了。一路上有人要求方便一下，只好解开手上的绳子。“解手”这个词就是从那时流传下来的。此后在山西境内，若发现剪伤右脚小趾甲的人，均按逃犯处死。从此，在洪洞县城，见不到一个老百姓了。洪洞乡下的人，也躲到更偏远的山村去了。就这样，徐达还是完不成移民任务，于是就把士兵派往洪洞附近各县去，强迫山西的人向东移民。（未完待续）



探访郸城宁平西晋古战场

■晚报记者 徐松文/图

提起郸城宁平镇，许多人会想起河南名吃宁平麻花，知道此地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妹妹宁平公主刘伯姬封邑之地。而就在宁平公主辞世280年后，这里又发生一场载入史册、决定西晋灭亡的战役——宁平城之战。

再走宁平城，一片繁荣

一个小镇，何以成为兵家逐鹿的沙场？记者“百度”中国古代地图，将宁平镇区域标注红点，不禁愕然：宁平正处于“大公鸡”的胸部要害部位，是“得中原者得天下”之中原腹地；现代版地图显示，省道329、省道207交汇过境，东接京九线、北连陇海线，交通便捷；此处方圆数百里一望无垠，土地肥

如今的宁平镇大平原



沃，是粮草补给的生产重地。

记者驱车从郸城县城出发，沿省道329线向东行驶12.5公里，便到达宁平城（现称宁平镇），转弯沿省道207线向南便是一望无际的秋田，这便是宁平城之战古战场。远远望去，田野里正在进行着现代化的“战役”——抢种小麦，拖拉机轰鸣声此起彼伏。

高秆作物收割后，平原显得更加辽阔。有些勤快的农民早已把小麦种上，而且已经“遥看草色近却无”了。

记者采访几位正忙于耕种的农民，问他们是否了解西晋宁平古战场？一些群众却说：“俺只知道宁平公主墓，听老一代人说过这几个村子原来是古战场，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村民眼中也大多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富足的生活早已冲淡了沙场征战、贫困潦倒的历史。

在宁平镇梁庄村一位看上去较有学问的专家介绍，对于古代历史，有心记录的，也只有村里颇有威望的、年龄较老的“教书先生”，但他们也是听祖辈传说下来的，故事早已不完整。如果深究，还要请教一些专门从事文史研究的工作人员。

追溯古战场，兵戈铁马

为更详尽地追溯宁平古战场的文史信息，更客观地记述这一历史事件，记者采访了郸城县资深文史专家徐公卿。徐公卿介绍，西晋国家统一，人口增长，经济繁荣。史书充满溢美之情地赞誉道：“太康之年，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馑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间不闭。”然而正是在这个夜不闭户的太康盛世的20年后，中原大地上诸王并起，杀得血流成河，边境少数民族趁机跃马中原，与晋王朝角逐天下，鲜卑拓跋部正是在这个时候登上了中原的历史舞台。

公元311年，汉赵帝国镇东大将军、羯人石勒率骑兵与西晋太尉王衍率领的军队曾在此展开激战，石勒之军围射晋军10余万，除几名妃子和随从逃出外，王室48名权贵或战亡或被俘，西晋王朝一蹶不振。不久后再经洛阳之战垂死挣扎后，西晋灭亡，“宁平城之战”可谓是决定西晋灭亡的关键性战役。

宁平城之战经过是这样的，西晋末年，司马皇族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发生“八王之乱”，不仅造成晋王朝政治上日益腐败，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而且加剧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爆发了各族人民的反晋起义。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乘机起兵，在平阳（今山西临汾）称帝，建立“汉”国，公开反晋。当时在中原地带颇具军力的大

将军石勒、王弥等率众响应，共同投靠刘渊。

公元309年，石勒兵逾10万，驱掠于河北地区，军力壮大；王弥军数数万，曾入许昌逼洛阳。次年，石勒南出襄阳，连取晋军江北30多个军事据点，洛阳亦在所围。

公元310年11月15日，晋太傅司马越率部前往许昌。行前上书朝廷，要求另外组建指挥部，任命太尉王衍为司军（参谋长）；把官府和民间素有声望的人士全部收容，任大营助理。有名望的将领和精锐部队都编入司马越的大营，这支拼凑起来的军队进驻项城（今沈丘槐店西）后，司马越任豫州刺史。司马越为晋“八王之乱”中的第八王，自公元306年8月至311年3月病死，当权4年8个月。

司马越死前，曾把后事交付给太尉王衍，其死后秘不发丧，以壮军心。官员们推举王衍当元帅，可王衍不敢担负这一重任，而愿意让给襄王司马范，司马范也不接受。于是大军在没有统帅的情况下，由王衍等一群高级官员集体领导，护送司马越的棺木，前往他的东海封国（今山东郯城县）安葬。

公元311年4月，石勒率领轻装骑兵，追击“司马越”的庞大兵团，追到苦县（今鹿邑县）宁平城（今属郸城县），终于追到。在石勒指挥下，骑兵把晋军围住。晋军10万余人没有作战准备却遭遇突袭，冲不出重围，互相冲击践踏，尸首堆积如山。晋帝国最后仅有

的一支部队，霎时瓦解。

这次战役中，石勒生擒了西晋王朝的太尉王衍、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武陵王司马谧、西河王司马喜、齐王司马超，以及吏部尚书刘望等。

石勒命令他们坐在大营的帷幕下，询问晋帝国逐步衰败的原由。王衍一五一十分析其中原委，强调身不由己，并且声称他自幼就无心做官，从不过问国家大事，并乘机建议石勒早日顺应天命，登上皇帝宝座，希望借着这项谄媚，使自己能逃一死。

石勒说：“阁下，年轻时就进入朝廷，盛名传遍四海，身居国家高官，担负重大责任，怎么说你从小就无心做官的心呢？”石勒命手下把俘虏们押出去，被俘的王子们唯恐被杀，纷纷陈述自己清白，跟当权无关。只有襄阳王司马范保持冷静，还喝斥同僚：“事到如今，苦求何用？”

石勒准备把司马范留于己用，但手下孔褒说：“他们都是帝国的亲王、公爵，永远不可能对我们效忠。”石勒说：“也罢，但不必动刀。”深夜，石勒兵卒把屋墙推倒，被俘者全部被压死。石勒命手下劈开司马越的棺材焚烧其尸体昭告天下：“扰乱天下，让人民不得安宁的就是此人，我替天下人报仇！”

石勒大军除掉晋军的最大一支队伍后，晋国仅剩小股队伍护卫晋怀帝。同年6月，王弥、刘曜等人攻下洛阳，杀掉其余晋军3万余人，俘获晋怀帝。8月，又攻下长安。后来，晋国将领贾匹等在关中人汉人的支持下夺回长安，迎司马邺为帝。但司马邺独树一帜，好景不长，316年，刘曜围长安，司马邺出降，西晋灭亡。